列傳
諸臣
廿六十七

高麗史

五十五



列傳卷第二十三　　高麗史一百十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李齊賢　達尊　寶林

李齊賢字仲思初名之公撿校政丞瑱之子自幼嶷然如成人爲文已有作者氣忠烈二十七年年十五魁成均試又中丙科曰此小技耳討論經籍益勤淹貫精研瑱喜曰天其或者益大吾門乎三十四年選入藝文春秋

館忠宣元年擢糾正累遷成均樂正嘗任豐
儲內府監斗斛校錙銖無難色人曰李公可
謂不器君子忠宣佐仁宗定內亂迎立武宗
寵遇無對遂請傳國于忠肅以大尉留燕邸
搆萬卷堂書史自娛因曰京師文學之士皆
天下之選吾府中未有其人是吾羞也召齊
賢至都時姚燧閻復元明善趙孟頫等咸遊
王門齊賢相從學益進燧等稱歎不置遷成
均祭酒奉使西蜀所至題詠膾炙人口驟陞

選部與書忠宣之降香江南也齊賢與權漢功從之王每遇樓臺佳致寄與遺懷曰此間不可無李生也忠宣嘗問齊賢曰太祖時契丹遺橐駝令繫橋下不與芻豆餓而死橐駝雖不產中國中國亦未嘗不畜之國君有數十頭橐駝其弊不至傷民却之則已何至餓而殺之乎齊賢對曰創業垂統之主其見遠其慮深非後世所及也且宋太祖養猪禁中仁宗令放之後得妖人頑無所取血知太祖

慮亦及此此亦未為定論安知太祖養豬之意有不大於取血者耶我太祖之所以為此將以折戎人之譎詐耶抑亦防後世之侈心耶蓋必有微旨此在殿下恭默而思之力行而體之爾又問我國古稱文物侔於中華今其學者皆從釋子以習章句何耶齊賢對曰昔太祖經綸草昧日不暇給首興學校作成人材一幸西都遂命秀才廷鶚為博士教授六部生徒賜彩帛以勸頒廩祿以養可見用

心之切矣光廟之後益修文教内崇國學外
列鄉校里庠黨序絃誦相聞所謂文物侔於
中華非過論也不幸燕王季年武人変起玉
石俱焚其脱身虎口者逃遯窮山帨冠帯而
蒙伽梨以終餘年若神駿悟生之類是也其
後稍[國家]復文治雖有志學之學之士無所於學
皆從此徒而講習之故臣謂學者從釋子學
其源始此今殿下廣學校謹庠序尊六藝明
五教以闡先王之道孰有背真儒從釋子哉

忠宣嘉納還知密直司事賜端誠翊贊功臣
號又賜田及臧獲以賞燕邸侍從功奏授高
麗王府斷事官後復如元柳淸臣吳潛上書
都省請立省本國比內地齊賢爲書上都堂
曰中庸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
者一也繼絶擧世廢國理亂持危厚往薄來
所以懷諸侯也說之者曰無後者續已滅者
封使上下相安大小相恤天下皆竭其忠力
以藩衛王室矣昔齊桓公還邢而如歸封衛

而忘己所以糾合一匡為五霸首也霸者猶
知務此況居域中之大以四海為家者哉竊
惟小邦始祖王氏開國以來凡四百餘年臣
服聖朝歲修職貢亦且百餘年有德於民不
為不深有功於朝廷不為不厚歲在戊寅有
遼民毘孽金山王子者驅掠中原之民東入
島嶼陸梁自肆太祖聖武皇帝遣哈真札剌
兩元帥討之會天大雪餽餉不通我忠憲王
命趙冲金就礪供資。助器仗擒戮狂賊粮疾

如破竹於是兩元帥與趙沖等誓為兄弟萬
世無忘又世祖皇帝返旆江南我忠敬王知
天命之有歸人心之攸服跋涉五千餘里迎
謁梁楚之郊忠烈王亦躬修朝覲未嘗小懈
征收日本則悉斂賦而為前驅追討哈丹則
助官軍而殲渠魁勤王之效不可枚舉故渴
獲降公主世篤甥舅之好而不改舊俗以保
其宗祧社稷繄世皇詔旨是賴今聞朝廷擬
於小邦立行省比諸路若其果然小邦之功

且不論其如世祖詔旨何伏讀年前十一月新降詔條使邪正異途海宇康乂以復中統至元之治聖上發此德音實天下四海之福也獨於小邦之事不體世祖詔旨可乎中庸之書聖門所以垂訓後世非空言也觀其所言繼者存且治之廢者培且興之亂者治之危者安之也今無故將蕞爾之國四百年之業一朝而廢絶之使社稷無主宗祧乏祀以理揆之必不應爾更念小邦地不過千里山

林川藪無用之地十分而七稅其地未周於
漕運賦其民未支俸祿祿於朝廷用度九牛
之一毛自加以地遠民愚言語與上國不同
趨舍與中華絕異恐其間與必生疑懼之心
未可以家至戶諭而安之也又與倭民濱海
相望萬一間之無乃以我為戒而自以為得
計耶伏望執事閣下追世祖念功之意記中
庸訓世之言國其國人其人使修其政賦而
為之藩籬以奉我無疆之休豈惟三韓之民

室家相慶歌詠盛德而已其宗祧社稷之靈將感逅於冥冥之間矣議遂寢忠宣被謗流吐蕃齊賢又與崔誠之獻書元郎中白竊伏海瀛歎芳名高下風爲日久矣思欲覩梧竹之標閱秋陽之論碩無紹介爲之先容因循歲月顧莫之遂今忽爲披露肝膽以效於前交淺言深恐未足以感發尊聽然而敝邑於足下忝桑之地雖出幽遷喬爲泥蟠雲飛家中原仕上國墳墓親戚固在敝邑於僕等所

欲言又焉得而無情哉今聖天子勵精圖治
大丞相才略不世出言聽計從廟無遺筭有
一夫不得其所一物不得其平必振拔而安
措之然後已而足下以端慤雄深之質文之
以禮樂詩書高冠博帶優游東閣潤色伊周
而彌縫房杜亦可謂得青雲知己以行其道
者矣竊惟敝邑事大以來百有餘年歲修職
貢未嘗小弛往者遠民遺種金山王子者驅
掠中原之民弄兵于海島朝廷遣哈眞札剌

師師討罪天寒雪深甬道不繼軍不得前却幾為兇徒所笑我忠憲王命陪臣趙冲金就礪轉餉濟師犄角而滅之兩國之師相與約為兄弟誓萬世無相忘是則敝邑所以盡力於大祖皇帝時也世祖皇帝南征返旆將繼大統時有介弟扇亥于朔方諸侯屢疑道路甚梗我忠敬王以世子率群臣拜迎于梁楚之郊天下於是覩遠人之挽服知天命之有歸是則敝邑所以盡忠於世祖皇帝者也忠

敬王襲爵東歸忠烈王復以世子入侍輦轂
世祖念其功嘉其義令尚公主以示殊恩屢
頒詔旨毋改舊俗四海之內稱為美談我老
瀋王即公主子而世祖親甥也自世祖之時
以至于盛代歷事五朝既親且舊但以功成
不退変生所忽毀形易服遠竄吐蕃之地去
故國萬餘里顛崖絕險十步九折層冰積雪
四時一色嵐瘴薰蒸盜賊竊發革船渡河牛
箱野宿間關半年方至其域飯麥麨處土屋

辛苦萬狀不可殫記行路聞之尚為之於邑
況架名委質者哉閶闔阻排雲之吽廊廟絶
蟠木之容雖含恤而憤泣大聲而疾呼孰聞
而孰憐之耶此僕所以當食忘味已臥復起
皇皇栖洒淚盡血繼者也蓋渠遠敎族而先
王之政也以功覆過春秋之法也足下何不
從容為丞相言之明往日之無他今日之自
艾畀世之忠勤不可負國人之思慕不可遏
世祖睇臁之屬又不可以不録於以入奏冕

旒導霈金雞之澤賜環而東復見天日使聖
天子之世無向隅而泣者則大丞相之德之
義益著於遐邇而不忘本之義善救物之仁
天下皆稱頌於足下豈惟敝邑君臣銘肥鏤
骨圖報其萬一而已哉又上書丞相拜住曰
小國下官敢[illegible]隨言仰瀆尊聽其爲狂僭大
矣然而江河之量無所不容芻蕘之言不有
可取伏望哀其迫切之意先寛其罪而小加
憐察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如己溺之稷

思天下有飢者如己飢之也天下之溺與飢者非禹手擠之而稷遏其哺也何其心斷然自以為責而不辭歟天之降任于大人本欲使之濟斯人也苟視其困窮無告者恬不為愧豈天之降任意耶此所以忘胼胝之苦親播植之勞宅九土粒蒸民左右堯舜而澤及後世者也設有一人焉不幸而陷濤瀨轉溝壑禹稷而見之將圖其須臾之活而已耶吾知必為之計使之不復虞飢患溺然後已也

恭惟丞相執事光輔聖天子不動聲色措天下於泰山之安玉燭清明年穀屢登戴白之叟以爲復覩中統至元之治人之生於此時亦可謂幸矣如此而有一人焉困窮之勢甚於飢溺執事其何以處之往歲我老瀋王遭天震怒措躬無所執事哀而憐之生死肉骨於雷霆之下得從輕典流宥遠方再造之恩有踰父母然。地甚遠且僻語音不通其風氣絶異盗賊之不虞飢渴之相逼支體羸瘠頭

髮盡白辛苦之態言之可謂流涕語其親則世祖之親甥也語其功則先帝之功臣也又其祖考爰自聖武龍興之際慕義先服世著勤王之效傳所謂猶將十世宥之者也竊謫以來已及四年革心悔過亦已多矣伏惟執事既嘗力救於始無忘終惠於後申奏黈聰導宣膺渥俾還本國以終天年其爲感幸豈止陷濤瀨者獲坦逵轉溝壑者飫美食而已哉若謂時未可也姑徐爲之日延月引而爲

賢且有力者所先天下之士將謂執事見事
獨遲小國之人將謂執事有德不竟竊為執
事惜之既而帝命量移忠宣于朵思麻之地
從拜住所奏也齊賢往謁忠宣謳吟道中忠
憤鬱然加客直司使賜推誠亮節功臣號再
轉僉議評理政堂文學又封金海君忠肅薨
曹頔構亂忠惠擊殺之然其黨在都者甚衆
亟欲抵王罪元遣使召王人心疑憂禍且不
測齊賢奮不顧曰吾知吾君之子而已從之

如京師事得辨析功在一等賜鐵券旣還群小益煽齊賢屏迹不出著櫟翁稗說忠惠被執于元宰相國老會旻天寺議上書請赦王罷齊賢草其書曰高麗國耆老衆官謹齋沐上書于征東省諸相公執事朝廷使臣朶赤等欽奉郊天大赦德音前来王京我寳塔實憐王引僚吏備儀仗出迎城外入于本府聽詔訖使臣等就執王上馬回去事出倉卒凡在陪臣措躬無所尚復奚言然念王年少不

更事直情徑行所以致此原其本意蓋亦無
他天日照臨胡可誣也又念小邦始祖王氏
開國海隅四百二十六年子孫相繼二十八
世歷宋遼金通使往來羈縻而已及我太祖
聖武皇帝龍興之際有金山王子者驅掠中
原之民圖復已遼之業勢窮東走陸梁島嶼
太祖命哈真扎剌兩將帥討罪天寒雪深餉
道不繼我忠憲王遣趙冲金就礪等助兵與
粮一舉破賊於是兩國同盟萬世子孫無忘

今日因分所虜生口爲信今小邦有契丹塲
是也世祖文武皇帝觀兵襄陽阿里孛哥扇
亥北漢諸侯虞疑各懷去取我忠敬王時爲
世子蒙犯霜露直至汴梁以迎于道世祖望
見驚喜曰高麗荒遠之邦今我北歸將從大
統彼其世子自來歸我天贊我也忠敬王既
當國陪臣林惟茂父子不喜内屬擅廢立阻
兵江華世子忠烈王奔告朝廷世祖赫怒詔
王復位乘馹入覲王及世子引兵東還擒戮

逆黨去水而陸一心供職忠烈王之世世祖
兩征日本王遣金方慶等修其戰艦每為先
鋒又乃顏之黨哈丹攻陷水達達女真之地
侵及我疆欲抗天威王出兵逆擊之隻輪無
返者大德末益知禮不花王左右仁宗皇帝
定亂清宮奉迎武宗皇帝為一等功是〻臣則
王氏忠於朝廷也久矣又念世祖皇帝釐降
忽篤怯迷思公主是生益知禮不花王益知
禮不花生阿納忒室利王阿納忒室利生寶

塔寶里王寶塔寶里王雖跡且遠其於世祖
寶有肺腑之親焉又念皇后奇氏生自小邦
上配至尊誕毓元良為天下所慶賴朝廷之
視小邦不應與諸藩同焉又念小邦與日本
隔海為隣我之蒙福彼則愧其歸化之遲我
之獲戾彼則甘其執迷之陋勢之必然者也
昔周執衛侯衎而卒令復位漢徵梁王武而
亦使歸梁有以見王者之大度也况我朝廷
自列聖以來好生之德萬萬過於周漢而今

則親享南郊尊祖配天大禮旣成德音廣布
外薄四海蹈舞歡呼苟有一物不被其仁澤
者所宜痛心欽惟聖天子以宥過無大之仁
儻回一念使我寶塔實里王免離罪罟遊泳
恩波且使王氏君臣社稷不替其名衣冠風
俗並仍其制山海愚民獲安舊業則太祖世
祖勤恤小邦之意豈不益明世祖聲降公主
生子若孫以繫遠方之心其規模豈不益遠
皇后誕毓元良天下之慶賴豈不益偉小邦

勤王敵愾之志豈不益堅日本未服之民革
其執迷桀於歸化其意豈不益篤四百二十
六年二十八世血食之鬼豈不益感朝廷宥
過無大好生之德豈不益播於天下治世哉
伏惟執事俯察菊言達于天聽後欲署名呈
省國老多不至事竟未就忠穆襲位進判三
司事封府院君上書都堂曰今我國王殿下
以古者元子入學之年承天子明命紹祖宗
重業而當前王顛覆之後可不小心翼翼以

敬以慎敬慎之實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
嚮學今祭酒田滋蒙已名為師更擇賢儒二
人與滋蒙講孝經語孟大學中庸以習格物
致知誠意正心之道而選衣冠子弟正直謹
厚好學愛禮者十輩為侍學左右輔導四書
既熟六經以次講明驕奢淫佚聲色狗馬不
使接于耳目習與性成德造罔覺此當務之
莫急者也君臣義同一體元首股肱不親附
可守今宰相非宴會不相接非特召不得進

此何理乎當請日坐便殿每與宰相論議政
事或可分日進對雖無事不廢此禮不然則
大臣日踈宦寺日親生民休戚宗社安危恐
莫得而上聞也政房之名起于權臣之世非
古制也當革政房歸之典理軍簿置考功司
標其功過論其才否每年六月十二月受都
目考政案用以黜陟永爲恒規則可以絶請
謁之徒杜僥倖之門今若因循不復古制深
恐將來璟將祖倫朴仁壽高讓之輩蜂起而

黒舟之謗不可遏也鷹坊内乗毒民尤甚者前已下令革罷後復還延中外失望至使龍普馳出見責可不愧于心乎德寧寶興等庫凡非古制者一切罷革庶永不負聖旨勤恤之意刺史守令得其人則民受其福不得其人則民遭其害官高而降為者偃肆不遵法年邁而求得者昏懦不任事或以請謁起罷畝垂金魚者又不足言也請如古制朝士之未入叅者而任監務縣令至于四品例為牧

守而監察司按廉使每行褒貶為之賞罰所
謂官高者年邁者用請謁起墐献者如不得
已寧授京官勿與親民之任行之二十年流
已不須貢賦不足未之有也金銀錦緞不產
我國前輩公卿被服只用素段子苧紬布器
皿只用鍮銅甆瓦德陵作一衣問直則重緞
而不為毅陵嘗責前王盛金之衣插羽之笠
非吾祖舊法有以見國家四百餘年能保社
稷徒以儉德也近來風俗窮極奢侈民生困

而國用匱竭此而已請宰相令後不以錦繡
為服金玉為器又不使袨服乘馬者擁其後
各務儉約諷上而化下風俗可以歸厚也前
者迫徵暴斂之布便合歸於納者然恐官吏
夤緣為奸細民未蒙實惠故宜分付諸司以
充來歲雜貢令其得免先納借貸之弊行者
既有文移當早施行三食邑既立之後百僚
俸祿不備夫以一國之主取群臣養廉之資
以實私藏豈不貽譏後世請罷兩宮羅食

邑還屬廣興倉充其俸祿京畿土田除祖業以分餘皆折給為祿科田行之近五十年通者權豪之門奪占略盡中間屢議釐革輒以危言譖聳上聽卒莫能行此大臣不同執之所致也果能釐革悅者甚衆不悅者權豪數十輩而已何憚而不果為哉州郡遠年貢賦之逋欠者有司百計迫徵十分莫得其一祇是斂怨而已望下令自至正三年已前逋欠貢賦一切蠲免前此數年窮民有因暴斂典

賣男女請令諸道存撫按撫使出榜許其來
京自告因以官財量給續還其買者亦令自
首若不自首後有告者不與其直勤還父母
甚者治罪後與安軸李穀安震李仁復增修
閔漬所撰編年綱目又修忠烈忠宣忠肅三
朝實録恭愍即位未至國命齊賢攝政丞權
斷征東省事齊賢上書于王曰伏聞聖旨國
王丞相一時受命上自德慶府下至小民踴
躍歡忭不可勝言又奉王旨凡一國緊要利

民利國向當悉皆行下見聞者莫不有更生之望但臣才微年邁萬事皆不如人忽承重命為權省政丞感激之情上有天日恐不勝任措躬無地推望印寶既至妙選賢能以備庶官早下新命尋拜都僉議政丞齊賢下理問裴佺及朴守明于行省獄流直城君盧英瑞于可德島贊成事尹時遇于角山貶贊成事鄭天起為濟州牧使知都僉議韓大淳為機張監務時王在元國空虛齊賢措置得宜

人賴以安嘗於拜表陛陛上行禮儀衛與王
無異人譏之趙日新挾負伐之功暴橫驕恣
以齊賢居右深忌之相詰齊賢白王曰臣不
敢居具瞻之地固辭不允又因隨馬傳旨上
箋辭王不允加推誠亮節同德協義贊化功
臣號齊賢又上三箋牢讓不已遂致仕日新
聚群不逞夜入宫署所忌縱兵誅殺齊賢以
辞位得免日新伏誅起齊賢為政丞賜純右
誠直節同德贊化功臣號明年辭以府院君

知貢舉取李穡等復爲右政丞辞封金海侯
改門下侍中又辭不允六年乞以本職致仕
從之國制封君致仕須祿有差旣老而猶受
厚祿於義不安故有是請朝論以爲本職致
仕非所以敬大臣也復封鷄林府院君奇轍
等伏誅王以轍等衣服綵帛賜宦寺及兩府
齊賢辞以無功不受又上箋請老仍致仕撰
國史於其第史官及三館皆會焉王寄命齊
賢議定昭穆之次語在禮志王又以脩等京

城訪大臣李老齋賢上言曰三代以上不可
知三代而下立都而無城郭未之聞也我太
祖東征西討削平僭亂統三爲一之後七年
而莞用瘡痍之民起土木之役所不忍也故
不城松都京非不爲也勢不可也其後因循至
於顯王之初契丹蹂躪京邑燒毁宮室顯王
蒼黃南狩當時若有城郭之固契丹未必蹂
躪燒毁若此其甚且易也顯王十二年始命
李可道等開京城郭後金山王子引兵而來

西海道忠清道沙平津北無處不至不得入
京都餘古車羅大屯兵董橋又不能入京都
以有城郭也城郭之當修無智愚皆知之矣
若修之則農時不可奪糇粮之資板等之材
不可不備起役之後大衆一聚宮城及城門
必令守備可也既定此議雖有陰陽忌諱確
然不改然後可就也紅巾之亂王南幸齋賢
謁于尚州嘗揮涕嘆曰今日播遷何異玄宗
祿山之亂及賊退又與洪博彥言曰古人稱

壯哉山河此魏國之寶也初若設險守隘制勝可必恨不早圖也賊若野戰則我軍必敗但因雨雪乘賊不虞故勝之此賴宗社山河之祐也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謚文忠天資厚重輔以學問其發於議論措諸事業者俱有可觀初齋賢讀史至則天紀曰那將周餘分續我唐日月後得朱子綱目自驗其學之正人有片善稱譽惟恐不聞先輩遺事雖細以爲難及平生未嘗疾言遽色又及織語晩年

閑居對客置酒商権古今亹亹不倦崔瀣嘗
歎曰士別三日刮目相待吾於益齋見之矣
齋賢務遵古法不喜更張曰吾志豈不如古
但吾才不及今人耳齋賢之孫連姻奇氏齋
賢忌其盛滿及拜平章恭愍勑兩制賦詩以
賀且命齋賢叙其事齋賢辭不爲恭愍之寵
辛旽也齋賢白王曰臣嘗一見旽其骨法類
古之凶人必貽後患請上勿近旽深銜之毀
之百端以其老不得加害乃謂王曰儒者稱

座主門生布列中外互相干請恣其所欲如李齋賢門生門下見門生遂爲滿國之盜儒者之爲害如此及耽之敗王曰益齋先見之明不可及已自少儕輩不敢斥名必稱益齋及爲宰相人無貴賤皆稱益齋其見重於世如此然不槩性理之學無定力空談孔孟心術不端作事未甚合理爲識者所短後配享恭愍廟庭所著亂藁十卷行於世齋賢寄病國史不備與白文寶李達忠作他年傳志齋

賢起太祖至肅宗文寶達忠撰肅宗以下文寶僅草肅仁二朝達忠未就藁南還時皆散逸唯齋賢太祖紀年在三子瑞種達尊彰路

瑞種子寶林

達尊字天覺工文詞初以蔭補別將忠肅朝登第賜鞓帶由恩補陞獻納尋遷監察掌令典儀副令忠惠如元與其父迎之王復位援典理摠郎東還道卒年二十八子德林壽林寶林為人嚴毅方正有政事才嘗知南原府

新置濟用財以支供費民無橫歛又寧京山府過閭婦人哭曰哭聲不哀若有喜者執訊之果與奸夫謀殺夫者也有人訟鄰人剝我牛舌鄰人不服寶林渴其牛會里人和醬子水令曰以次飲牛牛欲飲即止里人如令至所訟人則牛駭走訊之果服牛食我禾故斷其舌又有人馬逸食人麥苗殆盡麥主將訴之馬主曰我有麥田稔與汝勿訴麥主訴之及夏麥再苗猶可收馬主曰汝麥亦稔不與

麥麥主訴竇林命馬主坐麥主立曰俱走不及者罰馬主不及詰之曰彼主我坐其能及乎竇林曰麥亦然牧而後苗其及稔乎迯逸馬食麥罪一也乞令不告罪二也違約不與罪三也亂法之民不可不懲遂杖之以麥歸告者為政嚴明類此辛禑初判安東府事以治最擢拜大司憲時林樸不署呈北元書資林阿仁任意劫流之人譏其無雅操尋遷密直副使濟州進駿聽分畜諸州多物故不孳

今贖其價寧相欲分其餘畜之窮林與權仲和言民贖價而吾輩分之於義何如遂止官至政堂文學封雞林君卒謚文肅無子

李凌幹

李凌幹南原居寧縣人忠宣王嘗以所幸二姬賜凌幹及白文擧獨凌幹置別室莫敢近王義之又從王在元爲監纏別監因事皆者致富凌幹獨淸苦自勵冬月破衫單袴不私一錢及王竄吐蕃凌幹懷金潜附驛吏獻王

王及從臣賴以不乏王薨奉梓宮東歸號呼
跋涉勤苦備至忠肅朝由密直副使遷知司
事右常侍元常欲立省杰國凌幹與金怡全
英甫等奏請于帝議遂寢論功爲一等爵其
父母妻子賜田及獲臧後爲監察大夫陞僉
議參理拜政丞曹頔之亂侍從忠惠功在第
一賜鐵券尋封寧川府院君及王被執如元
宰相國老議欲上書請赦王罪凌幹曰天子
聞王無道罪之若上書論奏是以天子之命

為非而可乎恭愍朝為左政丞領都僉議事
六年以門下侍中致仕卒官庀事以葬

廉悌臣

廉悌臣字愷叔小字佛奴中贊丞益之孫少
孤長于姑夫元平章末吉家泰定帝自晉邸
入繼統末吉率悌臣迎駕于和林帝一見奇
之命宿衛禁中賊臣御史大夫帖失誅以女
弟賜之悌臣曰臣雖無知不願近逆黨帝益
重之居數歲以久不省母乞告帝命降香金

剛山還授尚衣使又請歸養授征東省郎中同僚頗弄威福悌臣力爭之多所裁抑田民詞訟悉還攸司忠肅歎曰廉郎中清簡矣左右司請署文移丞曰吾郎中署乎有則行無則止元旨授翊正司丞後奉使江浙省會討中政院錢貨官吏多行賂求媚悌臣一切却之丞相別哥不花待以殊禮及入相薦於順帝曰老臣在江浙知廉佛奴清白具以事白帝將用之悌臣以母病力請東歸忠穆朝拜

二司右使賜輸誠翊戴功臣號轉都僉議評
理進贊成事征東省官以事欲問臺臣時李
公遂為大夫悌臣曰臺綱非所當撓李大夫
一時之傑其可辱乎事得寢恭愍初拜左政
丞賜端誠守義同德輔理功臣號蔡河中在
元謀復相會元南征求勇士河中密說太師
脫脫請還國出兵助征仍薦悌臣有勇略悌
臣知之上疏自退王亦逼脫脫勢以河中為
政丞罷悌臣封曲城府院君與柳濯等赴征

將士爭奪人馬行省勝禁不止民間嗷嗷悌
臣羅英傑孫佛永獨不然行至鴨江康允忠
謀於衆曰吾輩離親戚左墳墓以就死地何
日旋歸欲以精騎五十馳還京城斬始謀發
兵者以告悌臣悌臣曰非計也吾君天也天
可逃乎忠臣義士豈有反側之言間道疾行
既至都王遣使請還悌臣帝以為高麗大臣
賜宴徽政院遣之王誅奇氏畏元有譴以悌
臣為西北面都元帥賜貂裘金帶授節鉞曰

御行之後吾不北顧矣其治軍政芻糧為先城堡次之器械次之拜守門下侍中再拜辭不允上疏論軍務曰食為民天兵藏於農令軍士有事則操兵無事則屯田庶轉餉省而軍食足矣師之強弱在於儲偫今師興有日而駝輸之路阻脩如選精強分屯要害移其餘卒就食安州等處覘變而動則駝粟之勞減矣戍邊之法以時而代今軍士盛夏北來淹至冬月無衣無褐何以禦寒請使驅而纳

諸矢石之間豈肯盡力請寧以半年相代軍
卒遭喪不免行伍人子之情在所不忍請自
今凡遭喪者許人代之如無代者計日給暇
後以盛滿辭復起為右政丞紅賊之亂悌臣
馱妻挈財賭車馬甚盛棄母而去臺諫論以
不孝拜相逾月不署告身會金鏞誅以鏞姻
好罷既而母沒大斂而葬明年領都僉議司
事時辛旽用事惡悌臣不附己譖於王王命
其子壻諭以不可絕旽之意悌臣終不變几

剌之役悌臣爲西北面都統使節度諸將帥
還封曲城伯親圖形賜之復爲門下侍中宰
臣金興慶多所請謁悌臣不假貸興慶有怨
言王曰侍中學於中原性高潔非他廷臣比
且大臣用心非汝所知也興慶不敢復言辛
禑立以悌臣領三司事尋領門下府事禑表
畢御正殿宰相上壽悌臣首陳爲君難爲臣
不易親賢遠佞等語禑爲之改容加賜忠誠
守義同德論道輔理功臣號北元遣使拜將

作院使悌臣既老國有大疑必與議盡言無隱位冢宰凡二十九年及疾禍遺中官賜宮醞藥餌悌臣具衣冠受之謂曰公善為老臣言上之所以念及老臣者徒以臣嘗左右先君也臣今殆矣顧上日慎一日推永終是圖卒年七十九謚忠敬遺命三日而葬子國寶興邦興秀皆登第興邦自有傳國寶封瑞城君廷秀官至大司憲俱與興邦伏誅

李嵒

岡

李亟字雲古初名君俊祖尊庇初名仁成早孤學於其舅白文節善屬文工隸書元宗初登第籍內侍遷學國博士直翰林院累轉吏部侍郎忠烈朝歷尚書右丞司議大夫拜左承旨時左副承旨金周鼎建議新置必闍赤委機務尊庇正直初不與其議故不在選中左右以為不宜斥之卒以為必闍赤進密直副使歲辛巳征日本尊庇為慶尚忠清全羅道都巡問使調兵糧戰艦措置得宜民不見擾

以判密直司事監察大夫世子元賓辛世子
聞泣泣之歎曰尊庇正直何夭如是父瑀鐵原
君亞髫齔異凡兒忠宣時年十七登第忠肅
愛其才命典符印除秘省校勘累遷都官正
郎忠惠初擢密直代言兼監察執義忠肅復
位以亞為忠惠嬖幸杖流海島罷歸田里
忠惠復位授知申事進同知樞密院事轉政
堂文學僉議評理王以武人韓用頫為典校
副令亞執不可王不聽忠穆即位拜贊成事

與提學鄭思度提調政房官者高龍普以銓
注不公白王流竄于安城思度于光陽既而
免之忠穆薨奉忠定如元及嗣位命召聽新
國務還國命提調政房賜推誠守義同德贊
化功臣復除贊成事拜左政丞閱戰艦于江
還帶弓矢從者三十餘騎二騎前導觀者以
爲僭恭愍初封鐵原君乞骸入清平山王徵
還守門下侍中紅賊入寇召爲西北面都元
帥領兵二千行有朴居士者自言有秘術能

破賊以惑人並執送于京既而以並懦不能
軍遣平章事李承慶代之紅賊逼京城王
南幸賊平錄扈從功為一等封鐵城府院君
賜推誠守義同德贊化翊祚功臣號十三年
卒年六十八命有司以禮葬之謚文貞並謹
守繩墨居家不問有無以圖書自娛書法妙
一時嘗手寫太甲篇獻王請其子岡曰汝志
之吾既老矣無官守無言責當以格君心為
務耳辛禑元年配享忠定廟庭子寅崇蔭岡

寅辛禑十年以固城君辛蔭與諸將平紅賊
以功拜上將軍戰没
岡字思畢少好學年十五登第忠定時選充
侍讀及王遜于江都岡從之恭愍即位召見
奇之授典儀注簿掌符璽常在左右愈久愈
謹爲吏部郎中當還岡奏曰。執筆臣注臣名
臣實不敢王益重之出爲慶尚道按廉使王
之南幸也迎候盡禮供億甚盛既還以元松
壽薦代松壽爲知申事掌銓選時方邊報絡

繹上下維持罔之功居多然推務承迎識者議之拜密直副使卒年三十六王悼甚賜重賻樞家例不得謚特謚文敬子原

洪彥博 師禹 柳淵

洪彥博字仲容南陽府院君奎之孫少好讀書善屬文忠肅十七年登第王賜廐馬一匹忠穆四年授密直提學俄遷知申事恭愍元年拜僉議贊成事賜推誠亮節佐理功臣號封南陽君時宣六寺判事階奉翊者郎不署

依牒王怒囚右司議宋天鳳將罪之彥博與
洪彬營救得免三年拜左政丞遷右政丞加
論誠亮節輔理安社功臣號尋封南陽侯錄
誅奇轍功爲一等十年改門下侍中紅賊逼
京城衆議欲避之彥博獨以爲先王基緒不
可隳也勸王自將與民効死俄而西兵告敗
王南幸彥博從之明年收復京城制勝方略
多彥博指畫判密直事宋卿言於彥博曰蒼
生望公復相久矣今爲首相何無一事協輿

望年去歲播遷宗社陷賊主上蒙塵取天下
笑公之不早圖也今公子握府兵壻長寔司
富貴已極何不憂國家彥博憚之羅卿時彥
博婿柳淵為監察大夫故卿云然行宮所需
金銀之少王之用度無節彥博白曰內帑之
儲何如在都時經費宜加裁省王熟視不應
彥博退曰言不見從是何訑訑也李齊賢聞
之曰吾為相時每言事若此吾未嘗不為王
措也王欲還都江華命卜於開泰寺太祖真

殿人民洶洶太后洪氏彥博姑也面責彥博曰爾以外戚巨室位冢宰中外之望咸屬焉今王欲遷都而國人皆不欲爾盡諫止之彥博以告於王王曰予非决遷欲知吉凶耳卜果不吉國人大悅時訛言红賊復來議遣大帥以彥博不恤國事命左政丞柳濯為都統使彥博與柳淑同掌貢舉宰樞盛設送以慰彥博勳戚首相淑惟幄寵臣雖當播越之時群臣所以傾待者如此十二年王將還都遷

延不發彥博曰供頓已備若淹此期防農害
事民受其弊王從之南還後祀典隳缺文宣
王祠望奠亦廢成均十二徒請復行彥博以
中外多事寢之與王之交子師範遣人走報
令避之時尚早彥博方與妻卧閤之自若曰
不可不食而赴難令作粥賊遣其黨趣彥博
府舍門客急告曰賊將至而猶不起耶俄而
賊至曰出迎帝命家人報曰賊在門宜速避
彥博曰吾見賊問其故終不避子及妻勸避

猶不肯曰安有為首相而逃死者乎徐整衣
冠出户曰爾乃賊也何稱帝占賊斮之血濺
屋棟年五十五賊在興王者聞之皆呼萬歲
贈謚文正以禮葬之子師普師範師禹師瑗
師普官至判閤門事以子寬弑逆被誅師範
知客直司事如京師賀平蜀還至海中許山
遭風溺死恭愍悼之特賜謚師禹恭愍時為
慶尚道都巡問使鎮合浦清謹自守吏民畏
愛倭寇龜山縣三日浦師禹往擊之賊潰走

乘勝奮擊賊登山師禹麾兵四面攻之斬獲二百餘溺水死者以千數奪被虜者十八兵仗不可勝記後爲全羅道都巡問使以子倫弑逆遣人鞫之杖流遠州尋遣崔仁指縊殺師禹及子燊于陜州當刑燊泣謂仁指曰請誅燊釋吾父禹曰吾已老矣師願誅老夫釋吾子仍歎曰吾嘗斬獲倭賊甚多功何在耶父子相携而死人皆惜之全羅慶尚之民至有流涕者師璦典書柳淵晉州人三司左使

之從子也以公廉才幹稱執事必恪居官稱

職屢為將帥頗得衆心辛禑二年以贊成事

商議卒年四十九中外惜之謚貞靖子龍生

列傳卷第二十四　高麗史一百十一

正憲大夫工曹判書集賢殿大提學知經筵春秋館事兼成均大司成臣鄭麟趾奉敎修

柳濯

柳濯字春卿高興府院君清臣之孫有膽略善武藝早以門蔭入元宿衛還拜監門衛大護軍不數年三轉封高興君元授合浦萬戶忠定朝拜都僉議叅理賜推誠亮節翊祚功臣號進賛成事恭愍初出為全羅道萬戶持

軍整肅不擾州縣與士卒同甘苦王下教褒
獎賜衣酒勞之倭寇萬德社殺掠而去濯以
輕騎追捕悉還其俘終濯在鎮寇不復犯自
製長生浦等曲傳樂府召復為贊成事未幾
拜左政丞罷封高興府院君輸賜誠亮節翊
祚輔理功臣號元將南征紅巾等賊求勇士
蔡河中薦濯及廉悌臣等四十餘人有勇略
元遣使召之濯等率兵數千如元從太師脫
脫征高郵賊張士誠連戰頗有功復舊官制

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尋以事流外起封高興侯王避紅賊南幸以濯為慶尚道都巡問兼兵馬使復拜左政丞録興王定難功為一等又定辛丑扈從功臣以濯濟師有勞又為一等改侍中與評理崔瑩密直副使吳仁澤提調政房崔吳方有寵一日除官濯曰宜先擇臺省瑩率爾曰我擇之厲聲呼吏曰將于達赤名簿來濯惡其不遜辭色方厲仁澤曰臺省豈可於于達赤擇之須先擇

儒士與有名望者二人專恣旁若無人濯辭
疾不與魯國公主薨王惑浮屠說欲火葬以
問濯不可乃止賜推誠秉義同德輔理翊祚
功臣號舊制僉議樞密監察重房夕直者供
給甚盛亂後始廢兩府欲復之久未定都僉
議司吏金富等怨稽緩大書録事朴允龍孫
國英名倒帖柱回誓不出二人告身允龍國
英時掌錢穀者濯聞之怨下富等獄鞫之曰
右司議崔安頔左正言金存誠所爲事聞羅

安頡等初公主薨設四都監十三色以掌喪
事濯多繆舉安頡坐府中識議濯嚬之至是
羅人皆非之有詔使來舉止甚峻頗傲於王
見宰相不肯與坐及見濯禮貌甚恭簽書李
穡謂同列曰侍中動容中禮見重宜矣監察
司因都評議錄事家奴濯見執義崔元祐請
放元祐既許退又因一奴濯曰因錄事家奴
是因我奴也怒不朝宰樞因元祐檄羅之元
祐歎曰臺中事必會議而行豈獨老夫但老

夫無用固宜貶黜有巫自稱天帝釋妖言惑
衆杖之允使大都驢謂濯曰古安有刑婦人
者濯無學不能對累乞退不允王大營公主
影殿于馬嵬濯謂同知密直安克仁簽書密
直鄭思道曰馬嵬之役非但勞民傷財術家
有言等室于爲異姓王矣濯濫首有官食君
之祿豈可腹非而成君上之過貽譏後世耶
寧死不可不諫克仁等從之上書曰今歲大
旱五穀不登民將無食乞停中外土木之役

王大怒曰是沮吾影殿之役也下濯思道獄以先仁定妃父勤歸私第濯持重美風度動上可觀同列服之及下獄皆驚歎太后使人諭王曰是祗以彰君之過而見宰相之賢也可釋濯等王不聽即以李春冨代濯為侍中命李穡等鞫以魯國之薨闕祭三日其葬降用永和公主例濯曰公主國母也賓天之初臣等哀慟罔知所為遂致闕祭辛丑之亂禮文皆失故葬禮以臣等所知為例耳非有他

也以聞王怒甚辛旽出曰侍中當死矣王欲殺濯命穡製諭衆文穡對以濯無死罪不敢爲辭力爭王又大怒下穡獄穡泣曰臣非畏死恐王以無罪殺大臣耳王皆釋之翌日濯等謝王賜酒慰之曰予失於怒辱卿等數日毋恠也語在李穡傳後王又以正陵無臘祭爲濯所定下獄免爲庶人籍其家都堂言諸陵皆無臘祭請釋之王怒解還告身及家財辛旽既誅憲司奏濯爲首相嘗欲專占全羅

軍民依妹婿也先帖木兒設萬户府成軍目
青册納樞密院又公主昇遐之初闊殯奠葬
用薄禮又黨逆賊辛旽賄以奴婢錢財相與
結援李仁修告旽逆謀濯知而不首乞置典
刑以正不敬不忠之王[罪]從之太后使宦者沙
顔不花請宥之王怒囚沙顔不花遂縊殺濯
干青郊年六十一國人有涕泣者時議以為
王憾濯諫止影殿之役也後我
太祖夢濯祈爵其子濕異之贈濯特進輔國

高興伯謚忠靖授退官子雲退湛

慶復興

慶復興初名千興清州人父斯萬性質素娶明德太后姪女以故昵侍禁掖與宦寺無異人譏之官至右代言嘗命受難摩利山塹城聞空中若有呼慶代言不幸短命者再還謂友人曰吾不於世久矣未幾果卒復興性清直累遷監察掌令恭愍初拜軍簿判書歷判樞密院事叅知門下政事陞知政事商議時

議等京城復興與鄭世雲柳淑言今四方兵起瘡痍飢饉若等城民將不堪王命罷其役錄誅奇轍功為一等設參知中書省事御史臺劾黃裳楊伯淵姦判密直辛貴妻康氏復興言康氏失節以夫在流不能防閑也自丙申以來流竄者寘纍室家悉曠多失節請皆放還鄉里從之紅賊入寇以復興為西北面元帥尋為副元帥率兵千餘屯安州畏賊不敢戰王怒欲論以軍法洪彥博言復興公廉

謹篤然不閑將略是用者過也王恕解賊退
賜盡忠同德協輔功臣號尋拜平章事守門
下侍中録己亥走擊紅賊辛丑扈從功臣俱為
一等崔濡在元譖于帝廢王立德興君發遼
陽省兵納之遣李家奴來收王印章王以復
興為西北面都元帥屯安州李珣為都體察
使屯泥城禹磾朴椿為都兵馬使分屯江界
禿魯江等處安遇慶李龜壽梁瑄池龍壽分
屯諸州皆受復興節度以密直副使丁贊為

西北面都安撫使椿聞家奴將至収兵得卒數千甲士二百餘人生獲二褌諸家奴所舍曰椿某處萬戶管下千戶也王令椿防倭故到此今有廢立之言然手椿將為我王死也因泣下殺褌餽之家奴歎息且有懼心椿又從間道以所領兵送詢也所令詢遇家奴亦如之贊還麾下兵馬使睦忠將兵也要害忠乃宰相仁吉從弟也依勢不從贊節度贊不能制忠恐贊誣搆贊與德興通謀議乃棄也

所逼贊營欲襲殺之贊大懼棄軍奔須興營
明其迹王遣使繫致巡軍召忠對置事無驗
憂憤而卒贊性寬博有武藝時人惜之須興
移檄興德君從者回本國父老子弟或以功
名或以朝覲用賓中國久近不同老於旅食
豈無東意道里云遠盜賊蜂起歲月愈深歸
計愈疏父母妻子夜夢晝思言及淚下貌同
敬他握粟出卜妄喜且悲曷月曷日予還歸
哉柰何今又自貽伊阻聽人誦言僞主云從

至為防身弓矢甲刃旁招殘賊妄謂羽翼野宿風飡靡所定居惝惘遷延不進則退謀所不謀為所不為乃臆以謂吾事儻濟以是欲見三族欲榮一己奪耀里閭拜掃松楸何異緣木求魚理舟涉山祗自勞苦斃於狂妄緣木求魚理舟涉山已云狂妄猶乞後宥如爾之宥未容口頰尚我主上至仁以慈欲爾改修存爾三族雖法吏議刑選軍革田亦堅執不許姑待須臾且如年前邊將負勇不備仁

賊賊逼都城乃於蒼黃主上自令鰥寡孤獨
與保持者先出遠害毋犯賊鋒及至南幸惠
養如子肆爾三族得保首領又不竄之今猶
皆也爾尚不知委質報德誤從白家之息自
納基逆之邑丕使之夷三族撤墳墓瀦宅舍
沒田口然後已乎豈惟國人施爾顯戮抑亦
社鬼丕降陰誅爾何悖理至於如斯然而體
思爾心亦不得已不得已說茲須不贅聊以
招懷國中之人孰非故舊有位之士孰非姻

親冀渥面目實無異志爾勿為胡越爾勿為鬼蜮且彼蘇武牧羊猶持使節管仲射鉤終相桓公二人之事甚審先之主上宰臣協謀成言苟能來者仍其僞授不降一級爵之命之嗚呼四山雪滿大野風鳴露纏車下仰視星斗於斯時也卿思家何越鳥南枝狐貉首丘爾可以人不如禽獸書到爾部不出三日戒爾徒旅勤爾跋涉如魚得水如鳥歸林嗚呼此厥不聽與爾永訣詢又移書諭在濡罹

英傑柳仁兩黃順洪法華等曰本朝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迄于今日非王氏不得為王爾等所共知也乃何以異姓白家之子欲立為王反攻父母之邦耶爾等離鄉土辭親戚苦身焦思千里而從人者無乃欲富貴其身而顯榮於鄉黨親戚乎今若率兵欲入則爾之三族無遺類矣然則雖能得入誰與為榮且為人子未免亂賊之名則何面目立乎天地之間耶。挺身渡江而來各

来則罪輕不則罪重可不慎哉濡奉德興渡
鴨綠江崔瑩安遇慶等諸擊：將敗之濡渡江
而走復興遣録事金南貴獻捷王賜南貴銀
一錠遣人賜復興酒拜左侍中凱還王命有
司如迎詔儀令百官宴于國清寺南郊慰之
賜諸將賊臣田宅貲産辛旽用事復興雖在
相位不得與聞政事為旽所擠罷封清原府
院君後與吳仁澤等謀除旽事洩杖流興州
沒為奴籍其家旽誅召還復拜左侍中提調

政房王見弑復興欲立宗室仁任乃立辛禑
禑始開書筵冀日稱疾欲停講復興曰聖賢
書雖不讀常在手亦自有益禑乃講有韓略
者口給無才行初為司憲令史登明經科以
禑外戚超授官又托乳媼官寺求為持平禑
一日用小帖擬略臺官金璋重房韓忠典法
下政房璋忠亦禑外戚也復興言注授已訖
不可更改禑曰有紙墨改之何難復興又言
古者外戚不除言官請授他職禑曰何不遂

命張之復興力爭終不拔復興興仁任瑩池鑰同往擬鑰曰當先軍功復興曰此則都目宜後軍功久未定時池李擅權舉國趨附復興虔潔自守雖惡其貪饕知不可救日以醉酒爲事及其銓注輒薦賢以抑行賄之輩然柅二人不能行已意或先出不與都堂將議呈者書復興醉不至瑩呼堂吏曰可撤某酒榜首相乃如是耶諸相遂詣復興第復興赧然曰吾固飲藥而醉未能進也嘗與親舊夜

飲聯句典客令金七霖曰予自近外來民之
顛捽莫甚此豈唱和為樂之時耶復興然
又嘗與瑩章私兵大獵東郊時方旱蝗識者
譏之六年國家聞遼東欲攻納哈出慮其掠
我累遣人覘之還言遼東摠兵已出師都堂
亟會議復興辭又不至仁任林堅味忌復興
清直訴以嗜酒不視事流清州又流門下評
理薛師德密直副使表德麟判事鄭龍壽裴
吉李乙卿王伯上護軍薛懷摠郎薛群薛拳

中郎將羅興儉等皆復興酒徒也師德乙卿
道死復興卒于貶所謚貞烈辛昌立賜祭曰
嗚呼我先祖恭愍王有肉宣中興之志有漢
祖知人之明即位之初側席求賢旰食圖理
擢卿百寮之中置之憲司引入御寢咨訪達
旦卿潜元從莫有知者凡百姓苦樂士大夫
忠姦亶聰均知興利除害進賢退不肖遂能
內誅奇轍外殲紅賊文德武烈聞於天下元
季東南割據若方國珍張士誠輩皆遣使款

獻我先祖中興之烈有光于祖宗卿有力焉
迨至癸卯賊臣崔濡與緣轍黨推奉孽醜德
興請兵元朝突入鴨綠我先祖授卿節鉞與
崔瑩等擊走以存我社稷功在帶礪賜券圖
形及逆旽以左道惑我先祖領僉議事三韓
卿大夫望塵趨拜昏夜走謁惟恐不及其門
湯沸旽亦歆卿清忠捐慨欲屈卿而致之門
倚以為重屢遣私人通慇懃之意於卿而卿
不一進其門旽乃譖卿而我先祖方委政於

昵難違其言卿於是有明夷之行三韓之人
知與不知莫不泣下昵諶既覺而誅我先祖
悔甚即日召卿復卿左相及我上王嗣位賊
臣李仁任秉閫專恣鬻官貨獄敗我先祖嚴
恭抑畏事大之禮尚賴卿之在朝五六載之
間社稷粗安而仁任憚卿不能縱其溪壑之
欲朝夕側目但以我王母明德妃信卿之深
未敢發也及明德昇遐仁任嗾群兇而逐卿
於是仁任窮兇極惡籠山川以為田認良民

而爲隷究塞覆載醜聞上國遂致天子欲立衛於鐵嶺社稷幾顛而在瑩奮忠廓清群兇上王命予小子乃權國事一新庶政予雅汲黯在漢而淮南之謀不得行孔父在宋而華督之惡不敢作卿在上王朝身佩王室安危朝廷輕重卿誠唐之郭汾陽裴晉公之儔也嗚呼卿位極人臣而無一畝。京甸無斗粟於家瓶簞食水飲敝裘瘦馬求之千載如卿者幾何卿之忠清義烈足以範三韓而聳萬

世令遣密直副使柳爰廷往奠卿墓英靈有
知歆茲異數諒予至懷永佑我王家子補鑄
儀

金續命

金續命中贊之洪之孫性清直敢言恭愍初
拜監察執義與大夫元顗持平洪元老協心
彈糾執法不阿凡拜官者有疵累輒不署告
身於是內人宦豎惡之遂皆見罷累遷左副
代言王避紅賊南幸續命扈從策功為二等

賜土田臧獲轉監察大夫辭不允王以災異
求言續命與獻納黃瑾等上言書云元首明
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首叢脞哉股肱惰
哉萬事墮哉殿下氣稟沉重春秋鼎盛即位
日久備諳國事智出萬全多不信人宦僧
徒雜類之言有時信聽雖大臣議一事出一
言必候上旨承順施行以故諂諛成風直言
路絶此德政之最失者也地者臣道也今賞
罰不明故大小之臣怠弛曠官又因軍功白

丁驟拜卿相皂隸濫處朝班臣道淆亂以致地震請自今信賞必罰重惜名器古者選軍給之土田故兵皆足食不憚征役近豪勢兼并至千百結勇無一畝及於軍夫及其徵發赴敵之際卒皆解體況望敵愾手請復選軍給田之法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君誰與為不正刑餘陰類殿下日與相狎樂聞鄙俚無稽之言夜分不寢日中乃興疏遠大臣嘉謀讜議無自而入冬雷地震咎實在茲自今三殿

官者各留十人餘悉汰去正人端士常令侍
側治國之道布在經史未聞以佛書致治者
也殿下過信佛法群髠緣此干謁濟私願自
今斷絶緇流出入禁闥復開經筵日訪治道
常覩聖賢之書勿雜異端之說女謁爲政之
大害令針線娘子內寮之女已有封爵主宅
主者僭擬踰分殊失尊卑之體自今除宗室
勲舊外勿許封爵已封者請奪之田里戚休
在於守令令雖有臺省政曹保擧之令皆徇

面情其所薦舉至有不識字者願自今臨軒
引見核其名實舉非其人必罰舉主傳曰無
赦之國其政必平養稂莠者害嘉穀惠姦宄
者賊良民感召水旱在於數赦願自今毋赦
有罪以長姦惡王召臺諫詰之臺諫而爭益
切王怒甚知都僉議柳淑進曰既求直言而
怒言者可乎王怒為之小解還知密直司事
出為慶尚道都巡問使倭賊三千餘人入寇
鎮海縣續命師兵急擊之賊倉皇不暇乘船

乃登縣之北山斫木為鹿角柵守之續命復
進擊大敗之遂獻所獲兵仗王喜遣中使賜
衣酒金帶爵戰士有差未幾拜三司左使賜
端誠揆義輔理功臣號轉僉議評理後為大
司憲以論崔瑩罷辛禑時改三司右使時募
全羅道兵屯守東江睦贇成仁吉欲以其兵
行畿甸諸島捕倭禑許之續命不可曰今居
門庭之寇天寒氷合募卒遠來疲弊戰艦未
完且大臣不可輕出不聽續命以太后外戚

專擅宮中之事剛直不撓人皆畏忌執政至
有欲殺者出為楊廣慶尚道都安撫使蓋斥
之也太后欲留之召柳實問之實曰今北有
邊警大臣不可出外太后遂遣中使止之時
李仁任池奫林堅味等專權用事貪黷無厭
唯憚繢命不敢肆繢命嘗移病在第慶復興
仁任奫問疾繢命曰古制兩府省五樞七而
已今一日所除宰樞至五十人如物議何復
興曰不得已爾繢命曰今宰樞竊祿尸位而

心不正者無我若也仁任曰公不正誰為正乎續命曰予伴食都堂凡署事心非口是心不正誰如我乎李池深銜之嗾使其妻交結禍乳媪出入宮禁招權納賄續命譏之嗾閹而益惡僉服若事起兩府臺諫耆老集興國寺辨之密直權仲和以書遺進講獨不至續命謂堂吏曰王母未定宜速辨以解國人之疑何用書遺為既而歎曰天下未辨其父者容或有之未辨其母者我未聞也於是仁任等

唉同議許時金濤等劾之曰為人臣止於敬天下古今之常典也臣而不敬罪莫大焉近集議興國寺續命發口不可道之言不敬孰甚請鞫治既再上太后力救乃流文義縣遂罷柳實以朴林宗代之實續命所薦林宗仁任姻親也續命既竄太后如失左右手時人惜之十二年卒謚忠簡恭讓初常左侍尹紹宗等言辛禑既立辛旽婢妾般若自言君母仁任等詐以禑為玄陵所幸故宮人所出求

其名氏未定金價命以為天下未辨其父者
容或有之豈有未辨其母者也仁任欲殺之
賴明德太后之救僅得流竄身雖已沒忠義
感人乞追加褒謚吊祭其墓録其子孫以慰
忠魂從之

李子松

李子松青陽人恭愍朝拜典法判書德興君
之亥子松與洪淳在元帝令高麗人皆從德
興之國金添壽柳仁雨康之衍黃順安福從

文益漸哥孫倫等皆附之唯子松淳黃大豆
等匿不從久居燕錢粮匱竭終始不貳既還
王嘉其節義各賜米豆三十碩授子松密直
副使賜端誠輔祚功臣號久之出為東北面
存撫使倭寇安邊等地掠婦女奪倉米萬餘
石吐羅歸田里辛禑時以三司左使為巡衛
府上萬戶祭酒方旬竊三司左尹金昇暉裔
昇暉欲訴于官旬乞哀乃止旬反告巡衛府
曰昇暉盜殺內乘馬又殺其奴子松聞之大

恕捕昪暉鞠之開城少尹韓興壽亦訴昪暉
强姦已家昪暉依勢兇止流于外進拜守門
下侍中禑還都漢陽命子松留守子松自松
京來謁禑賜酒慰之曰留守松京庶事惟絜
卿獨處之豈不難乎禑墜馬傷子松與洪永
通言殿下醉輒馳馬臣等心常危懼今果顚
蹶致傷尊體願自今端居九重戒遊畋愼酒
色毋或輕動禑默然不悅未幾罷封公山府
院君崔瑩勸禑攻遼子松詣瑩第力言不可

瑩白禍托以黨附林堅味杖百七擬流全羅道內廂尋殺之或云妬妓燕雙飛也子松清廣國人注意復相及聞其死莫不悲之

趙曒 仁沃

趙曒初名祐雙城總管暉之孫也世居龍津未弱冠事忠肅王時吏民逋入女真洪肯三撒充魯兀海陽等地王遣曒至海陽刷六十餘户還授監門衛郎將復復至海陽刷百餘户来王嘉之賜廄馬後陞尋除左右衛護軍王

薨暾還龍津初暉以雙城等地叛入元恭愍
五年欲収復舊地以密直副使柳仁雨為東
北面兵馬使大護軍貢天甫宗簿令金元鳳
為副使與江陵道存撫使李仁任往擊之仁
雨率兵過鐵嶺次登州去雙城二百餘里留
十餘日不進雙城摠管趙小生暾從子也聞
疾與千户卓都卿召暾暾至小生擧兵為拒
身詐劫暾曰今事急矣叔父仕高麗為累朝
所寵待今日叔父南向高麗則雙城之地十

二城誰肯從我乃與都御選心腹驍健者三十人衛曒寶拘之也仁任說仁兩曰曒雖小生叔父心在朝廷必不與逆豎同叛今以王命諭之必來曒來則城可傳檄而定逆豎之首不足血也仁兩然之遂以蠟書遺曒曒見書秘之伺間未得曒少時見峻城人趙都赤英俠與之交遊深結懽心及是都赤以百户爲小生謀主曒諭都赤曰今兩豎所以拒朝命者以汝爲腹心也汝本高麗人爾祖與吾

祖皆自漢陽來今背本國從逆豈獨何心哉棄逆從順去危就安功名富貴此其時也汝其國之都亦泫然泣下舉手指天曰叔父活我矣公且先吾從之曒喜與弟天柱挺身馳出至三岐江乘舟已中流追騎百餘及岸而返曒至龍津謂家人曰從夫人浮海會我于登州率子仁辭仁瑗仁璉仁沃一夜馳二百里黎明詣仁雨營謂仁雨曰二豎勢窮將北走睢城人皆竄山谷今大軍還至必駭不下

清野無食為公計莫若先遣吾子仁璧招諭之仁雨然之乃使仁辟及知通州事張天翮徇叚城叚城人聞仁辟至喜相告曰趙别將来吾屬更生矣相率来降犒迎官軍曰髙麗王真我主也初我

桓祖以叚城等處千戶来朝王迎謂曰撫綏頑民不亦勞乎時有人密告奇轍潛通叚城叛民為黨搆謀逆王諭

桓祖曰卿宜歸鎮吾民脫有變當如吾命至

是王聞仁雨逗遛援

桓祖小府尹遣兵馬判官丁臣桂諭

桓祖内應

桓祖聞命即銜枚就行與仁雨合兵攻破漢

城揔管府小生都卿棄妻子逃入伊板嶺北

立石之地於是按地圖收復和登定長預高

文宜州及宣德元興寧仁耀德靜邉等鎮蓋

咸州以北哈闌洪獻三撒之地本爲我疆自

睴等叛没于元凡九十九年今皆復之臣桂

領兵過伊板與女真戰大捷斬其魁帖木兒
傳首于京仁兩之初至也瑞州以北千數百
里靡然南向仁兩貪財殺戮及都赤來見王
授護軍賜金符爲東北面千戶使往撫女真
仁兩忌而殺之天翮隸仁兩麾下濫殺無辜
掠牛馬財產奪人妻妾凡九人遂沮北人歸
附之心曒深以爲恨曒還王大喜超授禮賓
卿賜第于京六年遷太僕卿小生都卿寵女
真境勢窮欲降見都赤降而被害欲見璽書

乃降八年王遣曒賫璽書往諭曒至登州浮
海舟行半月至海陽賜璽書小生等欲從曒
入朝復懷異志裹甲而待曒即登舟而還紅
賊陷西京以知兵馬使隸安祐麾下擊走之
九年拜判司農寺事十年轉工部尚書從王
南幸王命曒及睦仁吉分領福州兵宿衛行
宮十一年出牧海州居母憂踰年起復爲禮
儀判書尋檢校密直副使錄擊走紅賊功爲
一等二十一年乞體退居牛峰縣辛禑元年

封龍城君五年歸老龍津仁沃欲從行曒力
止之曰吾家遭時危疑先祀之存僅如毫髮
過蒙玄陵眷顧一門以全位至封君汝兄弟
官皆顯達而吾所報者茅無以老夫爲念致
力王室猶在吾側也明年辛卯年七十三仁辟
屢立戰功官至三司左使仁沃累遷判典儀
寺事我
太祖聞軍尹紹宗懷霍光傳以獻
太祖令仁沃讀而聽之仁沃因極陳復立王

氏之議拜典法判書辛昌立仁沃與同列上
疏曰佛氏之教以清淨寡欲離世絶俗為宗
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也近世以来僧徒
不顧其師寡欲之教土田之租奴婢之傭不
以供佛僧而自富其身出入寡婦之家汚染
風俗賄賂權勢之門希求巨刹其於清淨絶
俗之教何頼自今選有道行者住諸寺院其
田租奴婢之傭令所在官収之載諸公案計
僧徒之數而給之禁住持竊用凡僧有宿人

家者以姦論充軍籍其主家亦論罪貴賤婦女雖父母喪毋得詣寺違者以失節論敕視婦人髮者加以重罪其爲尼者亦論以失節州縣吏驛吏及公私奴婢勿許爲僧尼從之

還密直代言恭讓時録回軍功賜鐵券土田尋以事罷起爲吏曹判書自此以後入本朝

崔宰

崔宰字宰之完山人父滑梓廣正自守人敬憚之官至選部典書宰忠肅朝登第累遷中

部令出知瑞州事以母憂不赴明年汰冗官有薦寧者王以有文風即除監察持平寧不獲已就職忠惠即位乃褫其職王被執如元凡王所設置悉皆更革立都監以寧為判官寧歎曰王之失德非王自為乃左右逢之耳逢之於前揚之於後吾實恥之稱疾不出忠穆時轉典法正郎出知興州事為印承旦所忌罷還典客副令忠定時知襄州有使者降香凌辱存撫使寧曰將及我矣棄官歸執政

喜白王除監察掌令恭愍初陞執義改尚書
右丞後為尚州牧使王避紅賊南幸駐蹕于
尚州盡心供辦然不饋遺左右左右短之遂
罷起為監察大夫尋封完山君移典理判書
辛禑三年拜密直副使商議國辭乞退復封
完山君四年卒性恫直不撓見重於世子思
美德成有慶

宋天逢

宋天逢金海人擢魁科歷正言獻納起居郎

忠穆時爲監察掌令劾許理金允臧身爲輔
相席寵恣橫不供其職交結宦人潛竊御膳
閔祥正訴先王于帝以爲不可君國而允臧
黨於祥正罪莫甚焉請加羅黜允臧諸之出
爲草島句當臺官皆辭職監察等詣闕請召
天逵還政丞王煦救之不得不視事政堂文
學辛孟判密直李公遂力請之改光陽監務
恭愍初召拜監察執義與判典校金君䝉薦
文行之士許應麟俞思廣尹守常等又掌監

試取韓達漢荐王居達漢及最少者五人合賦牧丹詩多不工一人曳素王怒杖其榜青天逵曰考藝不精何至是耶天逵慚恧無以對辛禑初以太司憲與同列上疏曰竊見宦者判崇敬府事尹忠佐順州郡人濫荷至恩秩同宰相擅權用事蒙蔽上聰迴遏下情曾在先王之前發怒拔刀手剪其髮狠戾悖逆無君之心已著又於賓天之後佯稱耳聾拱手觀變其心叵測徒以姦佞便媚得見任用

且順州咀呪之卿以其鄉人置之左右尤爲
不可疏奏羅遣忠佐就金天逢等頃疏曰自
古宦者之禍昭然可考在本國伯顏秃古思
得幸元朝誣譖忠宣竄之吐蕃高龍普陰訴
忠惠以致岳陽之禍前日萬生敢行大逆神
人所共憤今忠佐不忠不敬之罪已具前疏
固不容誅且擅權受賂汲引庸人陰援官職
廣占土田誤國害民今上免官國人缺望乞
收告身籍沒家産鞫問決罪以戒後来命削

官收田諫官亦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固宜
含己從人容受直言以收輿意近者宋天逢
等上言請除宦官祿俸又劾前上護軍李英
忠前典工摠郎徐陵俊盜用內帑之罪殿下
不允自古人主之失拒諫為大以殿下天資
之美決不如此而此輩欲圖專橫甘言誘辭
盡惑宸衷陷殿下於拒諫之失此臣等夙夜
拊心疾首為殿下深痛者也宦官尹忠佐徐
邪正陰善為逢迎指嗾黨與陰弄權柄與金

師辛尹祥同惡相濟師辛祥已皆竄逐而忠
佐猶蒙再造之恩至受爵命又典校官黃中
吉佶為父子蒙蔽聖聰罪不容誅宜從天逢
之言以正忠佐中吉之罪且美忠陵俊當先
王時諂事逆臣辛盹金興慶掌內帑恣其出
納使倉庫虛耗其所盜竊不可勝數乞依天
逢所申并正其罪禑命中吉美忠陵俊除名
不叙臺諫復請下美忠陵俊典法獄美忠行
賄權貴移囚巡軍國人嘆曰二賊賂何人移

蹔輕獄天遣後拜僉書密直司事封金海君卒年八十一謚文貞

洪仲宣

洪仲宣初名仲元忠惠朝登第累遷內府副令恭愍初出爲漢陽府尹以釋器黨杖之辛禑初判開城府事轉政學文學侍中李仁任等請釋宦官流竄者仲宣謂金續命曰閹寺用事先朝以階禍亂放竄宜矣近者諫官屢以直言見斥一無召還今乃反釋此輩何以

爲國陞門下贊成事爾議禑開書筵以仲宣
權仲和爲師傅仁任林堅味等與仲宣同在
政房惡其分權以仲宣爲啓稟使時納哈出
率兵向遼東路梗仲宣不即行諫官徐鈞衡
等素與仲宣有惡且希仁任意遂劾奏仲宣
在先王朝潛懷異志敗露被罪又附辛旽濤
至密直濫蒙殿下之恩驟拜贊成權爲師傅
宜其盡忠奉公今擬仲宣等四人爲啓稟使
仲宣欲自免乃言曰四人同時入朝則必拘

留其半以惑衆聽須議遣二人仲宣不免則又言曰四人當同往不顧大體以圖自便不忠莫甚乞鞫問遠流不叙乃流宜寧縣楊伯淵之獄起辭連仲宣乃遣版圖判書表德麟典法判書柳蕃等殺之籍其家國人寃之仲宣聞德麟等至知不免仰天誓曰予實無罪予死天必動感及死天果大雷電以風邑人異之

金濤

金濤字長源延安府人恭愍朝登第補全州司錄五遷爲正言言事罷中洪武四年制科勑授東昌府丘縣丞濤辭以不解華語且親老願還本國

詔許之及還王謂左右曰我國之人登制科者罔罕況此人旣登科又蒙勑授名揚一時使天下知我國有人恨不早知其來而禮迎之遂擢右司諫藝文應教累遷成均司藝王手書金濤長源蘿葍山人八字賜之辛禑時

拜右司議丞李仁任池奫指嗾劾三司右使
金續命流之轉左副代言陞知申事拜密直
提學濤附洪仲宣論議人物仁任惡之適濤
家奴竊近慶宮舊基之石臺吏執之仁任嗾
臺官劾以不敬鞫之官官李得芬與濤有故
白禑止令免官憲司復請遠配得芬又留其
狀楊伯淵之獄起濤逮繫被榜掠絶復蘇者
三遂誣服殺之梟首于市籍其家濤初對獄
官曰我死不足惜殺一無辜及覆其殃獄官

皆揭然知其冤及死门生進士廿餘人隨至
门外護屍有李悰者抱屍入川洗其血解衣
衣之裹以單裯其首而懸之再拜而去時人
義之子自知汝知致知學知

林樸

林樸字元質安東府吉安縣人恭愍九年登
第調開城叅軍明年紅賊陷京元帥金得培
以樸精曉兵法置幕下與之籌畫南還時春
秋史籍典校叅李儀軌掘地以藏及賊平發

之軍卒多慢棄不收樸與柳珣李玖以為國
典不可使湮滅監檢收括得十之二十二年
以書狀官從李公遂如元時德興君譓奏帝
曰高麗王薨於紅賊帝以德興為王樸與公
遂奏曰吾王破紅賊今尚無恙帝令樸等奉
德興之國樸等須奏曰臣等若從僞王無異
於婦人之背其夫也帝曰任從汝志德興謂
樸曰爾若不從我死且無益除典理揔郎以
誘之樸不受曰寧死誓不從德興將東行請

詩於樸樸書其屏曰棄本滔滔逐末行恭山還似一毫輕投鞭直欲橫江去啗餅徒勞畫地成浮籠舞時誰識破吹竽混處謾求棠莫將脩事迷人目我愛天然古石屏學士危素見而歎曰今亦有忠節之士樸還王謂曰德興誘以華秩汝來從吾亦以華秩褒之乃除中書舍人樸疏上正心論相二十條王益重之又除典儀副令王命陳時政得失復上十餘事王嘉納尋陞為令河南王使郭永錫来

楪為館伴永錫曰嘗聞高麗山水之異尚有箕子之風願覩地圖禮樂官制楪曰欲知我國山水靈異方今上有皇后太子豈非鍾其秀氣耶永錫撫膝高吟曰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左右慚赧十六年為濟州宣撫使楪至州謂其萬戶曰達達牧子喜反側君宜盡心撫綏勿令生事又謂星主王子曰君輩乃神人之後入新羅為星主入本朝為王子服事歷代歷代之待君輩亦甚厚君

輩宜各一心服事勿與牧子扇亥於是星主
王子及軍民皆俯伏曰敢不唯命先是宣撫
者率皆貪暴恣其侵漁民甚苦之牧胡因誘
以數叛㵾行至羅州取水盛瓮而歸雖茶湯
不入口民大悅相謂曰聖人来也王官皆如
林宣撫我輩何至叛乎然州人或有識其載
水者轉成均祭酒上書始分五經四書齋科
舉一依中朝搜撿通考之法陞大司成判典
校事初成石璘爲劄子房知印不阿附辛旽

眺譖于王以樸代之樸性好詭異倜儻敢言又喜立名常自言但知奉公未嘗干謁然每夜微衣徒行出入眺第為眺畫計蹤跡詭秘眺嘗往平壤樸佩刀從行無愧色每譽眺為盛德故眺說之及為知印手執班簿品第高下親舊之人則剪不薦引宦官宮妾咸得所欲善伺候王意又揣眺好惡唯務迎合於是眷遇日密權在代言之上慶復興李仁任等深忌其專樸嘗語眺曰公國政總宜整田民

爭訟之冤者昵遂白王立推愬都監命昵爲提調樸爲使樸多所平決然昵之偏聽者不爲之辨故冤屈頗多二十三年拜代言王薨翼日樸在殯側露齒笑殯殿都監判官柳爰廷性鯁直敢言嘗侍王講讀大爲器重是日見樸笑責之曰先王嘗稱子爲社稷臣今子忘哀而笑是非忠臣及樸秉政惡而不然用樸哀玄陵素帶三年辛禑初仁任倡議與百官爲書將呈北元中書省樸與朴尚衷鄭道

傳不署名大司憲李寶林阿仁任意劾樸廢
為庶人流吉安縣初禮安人附池俑藏禑胎
于其縣陞為郡又與安東爭地樸在吉安相
其地曰不吉安東人告於朝曰禮安不宜藏
胎實以樸言俑由是惡樸俑黨執義金承濬
知申事金允升謂俑曰林樸不署呈省書必
有迎立瀋王之志是可罪也承濬遂率臺官
上書曰林樸本系庸人嘗附逆賊辛旽為其
腹心多行譎詐及旽伏誅又附金興慶殿下

即位之初乃與朴尚衷輩結為黨援蔑視都堂違拂衆心以撓理之事誘令上書羅固不絀元朝聞叛賊金義之言議立瀋王於是本朝耆老百官呈省辨明樸陰懷異志獨不署名請誅之以正典刑允升從中下其書遣體覆孫慶生鎖致典法杖百流務安中路蹋殺之子稼

文益漸

文益漸晉州江城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正

言奉使如元因留附德興君及德興敗乃還
淂木緜種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
養之術幾槁止一莖在比三年遂大蕃衍其
取子車繅絲車皆天益創之辛昌立以左司
議侍學上書論爲學之道時諫官李譚等以
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李琳禹
玄寶移病不署名翌日徑赴書筵大司憲趙
浚劾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郊殿下以賢
良徵拜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清問誠宜進

盡忠言數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乃日侍經帷
依阿苟容以飾忠直之狀承順逢迎而無諫
諍之節偃僂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
思忠李錞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
失無一語及之又同舍郎聯名上疏極論田
制益漸依阿權勢稱疾不仕不與其議規避
衆論自以爲得訐上罪殿下知人之明下須
士林期待之意是宜削其爵任放歸田野以
爲有言責而不言者之戒乃罷之子中庸中

誠中實中晋中啓

列傳卷第二十四





華言行韻
中